

# 阅读

第572期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 时间与人文

□ 吴国盛

时间是一个谜，物理学家在使用时间时是不思考究竟什么是时间的。时间谁来思考？哲学家思考。古希腊晚期，思想家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什么是时间？你不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我，我就茫然”。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问我什么是时间？好像不问我我还知道一点，你一问我就不知道了。这种不知道来自于根深蒂固的时间客观化，认为时间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这是牛顿思想的体现。真正理解时间，只理解客观时间是不够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时间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霍金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时间简史》，这个名字引起极大的混乱，什么叫时间简史，时间也有历史吗？时间之前的时间是什么？这是把时间空间化之后才出现的问题。



回到我的主题，时间真正的含义来自于主观时间、来自于人。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内时间意识，尽管人们不甚明了这一概念，但内时间意识才是时间真正的起源。为什么这么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当下”是现实，但按照物理学家的观点没有“现在”这一说法。如果把“现在”说成是一种幻觉，没有人会同意。回到人类的内时间意识来看，“当下”内含了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使得我们把某一类存储数据辨认为“过去”，把某一类存储数据辨认为“未来”。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结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结构一定存在，否则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是真实的？

在我看来，内时间意识的发育是在人出生之后，而不是在出生以前。虽然尚不知内时间结构是什么，但是我却可以告诉大家它来自哪里。它来自于人类进化。

人类进化有两个指标：第一个是脑容量。脑袋越大的物种胎儿的孕育期越长，进化采取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让人类整体早产，所以人类是一种先天缺失的存在。牛犊子、羊羔、猪崽子，生下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人类的婴儿生下来什么也不是，形如一团烂泥。早产必然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人类必须通过世代的养育把他养成人，所以人不是靠DNA而成为人，而是靠养育成为人，这一点注定人就是人文的物种。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和人文要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问题是人为什么可以被教养，而动物就不行，这涉及教养结构，教养结构是什么仍是一个谜，但这种结构首先体现在能够产生所谓“过去”的意识，并且把过去意识落实到当下。也就是说个体本来也有一个时间结构，通过时间结构一切过去的经验可以内化成个体当下的经验。换句话说，人类历史全部文明的积淀通过教养的方式，可以成为每个人自身人性修养的来源。

第二个是人类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有死亡意识的物种就必然有一个所谓“未来”意识，因为死亡意识的存在，使得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感知死亡的来临，这就是“未来”。未来的维度来自于死亡意识，哲学家有一句话叫做“人类是向死而生的物种”。向死而生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表明人类知道现有的一切是有限的，终将结束。第二个意思是人类拥有了对于虚无的概念，他能够理解什么叫虚无，动物只能接受直接的现实。人类有了死亡意识之后可以思考什么叫无。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历史可能性的前提。

这就出现了“人文”的概念，文在古代汉语是一个动词，通“纹”——纹路纹饰，对人个体的雕刻、塑造、教化、规训，一言以蔽之，“文”而化之。“文”的可能性奠基于一种所谓的内在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把过去、现在、未来结成一体，构造人类丰富多样的个体经验。

在人文科学里，有两件东西特别重要。第一是语言，人之所以为人，其本质来自于他所承受的人类过去的经验，这个经验首先通过语言来体现。第二是历史，历史是当下对于过去的记录、叙事、表达、理解，历史不是单纯的过去，历史是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所以，学习历史就成了一个人训练人文素养基本的学科和功力。

科学是什么？说白了科学也是一种人文。科学发源于或者发生于特定的人文之中。科学来源于古代希腊，古代希腊最早产生了科学精神。随着希腊城邦文明的消失、罗马帝国的崩溃，科学就流落到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世界短暂停留之后，又流回到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欧洲通过近代一系列思想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掀起了近代科学革命。科学作为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是从文艺复兴之后在欧洲这样一个丰厚的人文土壤里滋长出来的。科学不是在任何地方自然产生，其产生要求有特殊的人文背景。因此，理解科学诞生的人文背景很重要，它帮助我们了解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

中国不是科学的故乡，这件事情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中华民族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是定居文化，定居文化特征是熟人关系，基本上以血缘方式来构建。希腊城邦时代的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迁徙文化，形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契约文明最根本的要求是人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个体。

科学不是一个人文孤岛，它植根于丰厚的人文土壤之中，科学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人文环境。中华民族的精神需要转型，从而创造出新型的人文，而在社会转型、精神提升和文明复兴的征程上，科学是可以而且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

在这个强调科学的时代里，中国人对科学充满着由衷的尊敬和期待，但我希望大家的眼界更开阔一些，中国科学的落后表面看来是科学的落后，背后的根本是人文的落后。今天的某些思想把人文变得含混，使得人们不知道它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唤醒大家对人文的重视——即使办一所理工大学，人文的训练和教育仍是科学教育内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锦上添花”。（摘自2020年9月10日《中国科学报》）

## 灯

□ 巴金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地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

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射出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更明亮、更温暖吧。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谁家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

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陌生人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希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泅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沉海底。

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到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曳。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摘自《当代》公众号）

## 两位老师傅

□ 庞余亮

两位老师傅都是修自行车的。喜欢读报纸的老周师傅家在城西，修车点却设在钟楼广场的对面。面前就是不断开放的花树，娇声嫩语的孩子，穿红绸衣打鼓的老人……来来往往的，都不是推自行车的人。真不知道老周为什么这样选址？有几次想问他，最后还是住了口。人生很多选择都是无奈的，说不出口的有，不愿意叙说的有。或许老周选择的是钟楼广场的风景？

但老周真是了得！每次见他，他和他的笑都清清爽爽的。冬天的时候，他的皮帽子，他双臂上的蓝色护袖，都像一个刚去工厂上班的老师傅，这和传说中的厨邢长兴一样，邢师傅在灶前做了一天的菜，全身就是找不到半点油斑。老周修了一天的车，同样能做到心定神清。闲空的时候，他就读跟别人借过来的报纸，看到我，总要大声说，我在报纸上又看到你的文章了！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老周这样说话，我很心虚。写文章的人，终究不能算是手艺人。写文章，可以“虚晃一枪”。手艺人，哪里容得下玩花枪？

另一位老师傅姓朱，修车点就在他的家前面两条道路的交叉口。老朱有一口灿烂的门牙，还有一双煤炭工人般的黑手！白天里，除了修车、补胎和打气，发生在繁忙路口的许多故事都和老朱没有关系。到了晚上，老朱仿佛换了一个人。刚抿了几两酒，神奇得很，如钓鱼的姜太公，躺在那张老躺椅上，听电台里播的节目。有生意了，他身边的小狗就会推他的腿。待电台里的节目播完了，他就摸出工具箱里的空竹，开始抖他的空竹。空荡荡的路口，那嗡嗡的空竹声，仿佛有无数只鸟的翅膀在振动——是什么鸟翅呢，我猜了几种，最像是那种灰椋鸟。小小的，比麻雀还小，但比麻雀更为坚定的如逗号一样的灰椋鸟。

其实，这仅仅是我文人的小想象。老朱只是喜欢这样，踏踏实实修车、听电台、抖空竹。老朱修理那些老自行车，同时也修理他的狗。老朱把他的狗当成了自行车。狗名叫虎子，被他修理得很听话。老朱回乡过年的时候，没把它带上，而是在虎子的窝里放了五天的食，真不知道虎子是如何把五天的食平均成五份的？我以为，老朱的虎子，是真正懂数学的。

这年头，修自行车的师傅的确不多了。用诗人的话说，这叫作手艺的黄昏。黄昏时分，群鸟归巢，白天那么强大的秩序快要改变了。而在这个热闹的小城，在昼与夜临界点的黄昏里，就端坐着我熟悉的两位修车师傅：有梧桐树背景的老周和有香樟树背景的老朱。在尘埃腾起又落下的瞬间，他们的坚定如同擦去了锈迹的钢圈般闪闪发亮。只要他们守在那里，那些疲惫的不堪重负的老自行车，就能有信心继续前进，也就能小心穿越那些急吼吼的车流，准确停靠在他们的手下。

老自行车们，替我向好两位老师傅啊！（摘自2024年11月7日《新民晚报》）

## 暖气

□ 酷玩

暖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现代人很少体验到真正的寒冷，冬日在人们眼中是远方的雪景，洁白的诗意，是云泥小火炉。

我小时候生活在呼和浩特，家住平房，家里有一个小炉子，只能保证室内几平方米微弱的热量，更暖和的位置在炕上。以前的冬天，老人睡前会被被角叠起来，像包饺子一样把四周掖住，就像一个睡桶，从被口钻入，睡醒之后再从睡桶里钻出来。

以前不懂，直到后来看见了睡袋。冬天时，家里亲戚，第一句话就是“上炕”。炕上有一个四方桌，人们在上面嗑瓜子，喝茶。我放学一进门就看见大家在炕上，聊个没完，以前会觉得这帮人真够懒的，现在想明白了，这主要是为了保暖。这就是猫冬。

我跟小朋友们扇“洋片”，生了冻疮，手背上冻出一条条裂缝，龟裂一般。冻疮让人难受的是，一旦在热乎的屋子里，会奇痒无比。

其实想想，也就这几十年，人们才没有受冻。古人取暖更难。

古人的生活里少有棉花。从前打仗，总说粮草先行，有粮有草，我觉得一方面是人要吃饭，另一方面草也很重要，能保暖，将士不至于冻死冻伤。在成都见过杜甫草堂，屋顶上铺着茅草，一层一层，枝枝蔓蔓的。杜甫人瘦，茅草是非常好的保暖材料。但他肯定也是冷得不行，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茅草虽保暖，但是最怕连阴雨。因为茅草照不到太阳，所以变得潮湿又寒冷。

杜甫还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长夜沾湿何由彻。”写的就是房屋漏雨，茅草被打湿后的寒冷感老朱，当时既没有羽绒服，也没棉被，布衣在潮湿下硬邦邦的，寒似铁。

冷得没办法，也没法睡觉，所以杜甫就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这里说的可能不是普通房子，是装暖气的房子。

鲁迅《阿Q正传》里也写了保暖的重要性。阿Q是个短工，常年干临时工，这家需要椿米他就去椿米，那家需要砍柴他就去砍柴。晚上睡觉就住在土地祠，不要钱，但也漏风，越睡越冷。

我上小学的那几年，冬天特别冷，常常零下20摄氏度，西北风一来，炉子的作用微乎其微。当年表姐刚结婚，带着姐夫来串门，炫耀着她家刚搬去楼房，有暖气。我死皮赖脸地要跟着他们去楼房住。当时的暖气还不是地暖，是那种贴在墙角的暖气片，很原始。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去住楼房的感觉，温暖极了，暖气才是冬天里最好的治愈。

我一直觉得，人实在没必要去寒冷的地方受罪，人应该候鸟，向温暖的地方迁徙。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也许见过真正的寒冷，才懂得温暖的珍贵。

马尔克斯代表作《百年孤独》被改编为影视剧了，我喜欢这部作品，有着诗一样的语言，最后一个篇章里，写到的第一个怀念，事关冬天——“怀念冬天炉上的热汤，咖啡小贩的叫卖，以及春天里疾飞的云雀，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唯有孤独永恒。”（摘自2024年12月20日《杭州日报》）

## 超过

□ 徐九宁

乡下人挑担子，人人心中都有一笔明白账：要挑的物重，既不能超过绳子和筐子的承重力，也不能超过扁担的负重力，更不能超过肩膀的承受力。超过任何一种，担子都挑不起来，要么绳毁筐破，要么扁担断裂，或者压根就挑不上肩。

当下不少人，对自己的期望超过自身的能力范围，忘记了凡事都要量力而行的道理。一些父母也对孩子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超过了孩子能承受的范围。

用尽全力蹦起来去够，但依然够不到的目标，都属于不切实际的幻想，需要及时制止。（摘自2024年12月28日《今晚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版联系电话：0939-8210855